

重阳

农历九月初九



叫一声姐

□鲍海英

早上,送儿子上学后,我骑着车往回赶,在下坡处,突然被后面一个骑摩托车的人刮倒在地。那人见状,驾车瞬间逃离,我在地上捂着骨折的脚,痛得直打战。正当我暗暗诅咒那人时,一个路过的大姐扶起了我,并把我送进了医院。等她离开时,我不停地向她说:“谢谢,谢谢大姐!”她听了却是淡然一笑说:“不用谢,不用谢,咱们女同胞应该互相帮助,以后,你就叫我姐吧!”

“叫姐?”是啊,为了感谢她,我刚才不是叫她大姐吗?“叫姐”这句话萦绕在我的耳边,多么亲切,又多么熟悉!因这句话,我突然就想起了霞姐。

认识霞姐,是在我失业之后,那时我整天蜗居在家,感到日子沉闷之极,于是我便一心想出去找点事做。可干什么呢,太苦的活我干不了,太轻的活,人家又不要我。我感到非常失落。就在这时候,霞姐,一家单位的会计师,虽然和我萍水相逢,却像春风一样潜入了我的生活。当她得知我懂得一点财务知识后,回家就搬来了几本会计专业的书籍,鼓励我好好学习,报考会计。刚看那些书籍时,我像看天书那样艰难,可霞姐总是热情地给我辅导,每讲一节课,总是笑眯眯地问我“懂了吗?”

正是霞姐一遍又一遍“懂了吗”,激起了我的学习热情,我不能辜负了这样一个与我萍水相逢的人。通过刻苦努力,我终于顺利通过了会计统一考试,拿到了会计证。当我拿着会计证到一家公司成功应聘后,霞姐笑得比我还开心,那样子,仿佛我是她的亲妹妹。后来,我还真把她当成了我的姐,叫她时,我连“霞”字也省了,叫得她心里像喝了蜜似的甜。霞姐说,她这一生就缺一个妹妹,这下好了,从今后,咱们就是一家人,做最好的姐妹!

人与人之间,尤其是与陌生人之间,常会抱着戒备的心理,很少可以坦诚相待。而叫一声姐,感觉就不同了,似乎彼此充满了信任,并让人感到生活充满阳光。

在我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后,我就热情地邀请霞姐到我家来吃饭。那天晚上,霞姐和她的母亲来到我家。我母亲见了,也甚是欢喜。我在厨房里忙着洗锅抹盆,霞姐也丢掉了客人的矜持,帮我洗菜掌勺。两个老人见我们情同姐妹,她们也像老姐妹那样,在旁边谈笑风生。我想,当初霞姐如果不是和我以姐妹相称,就算我们可以天天见面,也可能情深缘浅,更不会有现在的亲近了。



——投稿/方式

平顶山新闻网——鹰城网事
或投至 yczy2013@qq.com

重阳之重

□洛水

岁岁重阳,今又重阳。忙活一天,临睡时才想起,我感恩一圈,却忘了感恩父母。

打电话。母亲诚惶诚恐,以为我出啥事了?我说,今天是重阳节,节日快乐。她长舒口气:啥节不节的!都是城里人的事,你有空就常回家,没空就常打个电话。如今,城乡差距不在经济上,而在节日上。乡下没有节,孩子回家的日子就是节日,但一年里屈指可数。

我心生羞愧。白天,教学生感恩父母、慰问老人,我却没想到父母,哪怕一个电话。或许,打心底,我还没把他们当作老人,就像学生诧异重阳节是老人节!他们不明白,我明白却忘记了:人生易老天难老。父母的衰老,远比孩子的成长来得更容易,也更隐蔽。

父母确实老了。不只是白发、年龄、体魄和神态,甚至衰老的样子。

母亲说起话颠三倒四、云里雾里,但这次没说错,重阳节是城里人的事。街道上、网络上,出奇的默契,整齐划一的飘着敬老爱老主题。商家打

着“树欲静而风不止,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口号,催泪促销;领导说着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”的台词,倾情慰问……

摄影机前,送钱、送吃、送穿。领导握着老人的手,寒暄,话比秋风还轻。老人抱着领导的手,热泪盈眶。他们牙掉光了,话也没有根,秋风一吹就散了。“李局长,我等这天都一年了。”老人的目光和时光一样洪荒,认错了人,把今年的张局长当成去年的李局长。

或许也没错,老人原本就不认识谁,那些姓名和职务都只是代号,他们在意的是关注和存在感。重阳节让他们实现了心愿,默契、和谐地配合完成美如画的拍摄。所以,要感激重阳节,哪怕它薄如宣传条幅,哪怕它是暂时的、平面的和形式的,但“慰情聊胜无”。

节后,条幅会旋即转换主题,工作会立刻转移重心。那些背影里的老人,也开始等待又一个轮回。城里的鳏寡孤独者如此,乡下的子孙满堂者何尝不是呢?孤独地等待孤独。

母亲絮叨开来:黄婆死了,饿死

的!死后三天才发现,丧礼很排场,有啥用呢?她渴了喝水水都没人倒,饿了吃块馍都没人递……黄婆的儿孙都在外务工,就她一人在家。春节时,她就瘫痪了,只能靠亲邻时断时续的照顾。母亲叹口气:养这样的儿还不如养狗!

父亲接过电话:你小子翅膀硬了,不要爹娘了!春节走后,你数数打了几次电话……

我的脸腾地红了,火辣辣的。即便重阳节是一种形式,于父母,我形式上都未做好。

《易经》上说,重阴必阳,重阳必阴,孤阴不生,独阳不长。但我和父母都是孤独的!我不知自己错在哪,只知道这就是我终日惶惶的缘由。重阳节后,一切“重蹈覆辙”,只有那些老人的步履,愈来愈重、愈来愈远了。

重阳之重,是重复的重,时间是年复一年。重阳之重,是重视的重,地点是发之于心。何时关爱不是一朝一夕,何时天天都是重阳节,人类的故事才美如画、醇如酒。

要嫁就嫁给幸福

□陈鲁氏

已故诗人汪国真在《嫁给幸福》一诗中写道:“要输就输给追求,要嫁就嫁给幸福。”寓意深刻,饱含哲理,是一份高质量的“心灵鸡汤”,过去和现在都曾激动过无数青年躁动的心。

平心而论,“要嫁就嫁给幸福”是句大实话,也是句废话,因为没什么人一门心思想嫁给痛苦,嫁给失败,嫁给困窘。但想嫁给幸福是一回事,能不能嫁给幸福又是另一回事。放眼四顾,想嫁给白马王子的却嫁给青皮无赖,想嫁给英俊帅哥的却不得不委身“青蛙”,想嫁给翩翩少年的却被老牛啃了嫩草,屡见不鲜。所以,想嫁给幸福不是件容易的事,须潜心经营,坚持不懈,方可好梦成真。

嫁给幸福就要嫁给理想。理想是幸福之光,给我们光和热,一个有理想的人,就有了无穷无尽的动力和能量。袁隆平的理想是研制出超级杂交稻,邓稼先的理想是为民族铸造核盾牌,谷文昌的理想是让东山变成鱼米之乡,因为有理想,他们是忙碌的、辛苦的,但又是幸福的、充实的,

值得骄傲的。

嫁给幸福就要嫁给奋斗。奋斗是幸福之源,没有奋斗,幸福就是水中月、镜中花,可望而不可即。奋斗,即意味着废寝忘食,夜以继日;奋斗,就少不了风餐露宿,披荆斩棘;奋斗,就要持之以恒,水滴石穿;奋斗,还须苦心孤诣,殚精竭虑。诺贝尔奖得主莫言就是这么奋斗出来的,亚洲第一位大满贯女子单打冠军李娜就是这么奋斗出来的,我羡慕他们终于嫁给幸福,更佩服他们的奋斗精神。

嫁给幸福就要嫁给成功。成功是幸福的钥匙,理想加奋斗再加机遇,就能拿到开启成功大门的钥匙,把幸福结结实实地装进自己的包包里。虽然不以成败论英雄,但必须承认,成功者的幸福指数最高,精神状态最佳,看看阿里巴巴老总马云的踌躇满志,百度公司创始人李彦宏的神采奕奕,小米手机老总雷军的器宇轩昂,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的怡然自得,让我们不得不由衷赞叹:成功就是这么自信,嫁给幸福就这么任性。

嫁给幸福就要嫁给爱情。爱情是幸福之盐,世上所有的幸福,如果缺了爱情,都是寡淡无味、残缺不全的。因而,在勾画人理想时,我们希望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亲密伴侣携手前行;在奋斗创业途中,我们希望有一个情投意合的爱人同甘共苦;在品尝成功的果实时,我们希望有一个真心相爱的情侣共同举杯庆祝。在我有限的视野里,李清照与赵明诚,沈复与陈芸,鲁迅与许广平,林语堂与廖翠凤,周恩来与邓颖超,钱钟书与杨绛,贺敬之与柯岩,钱学森与蒋英等,都是因“嫁给爱情”而幸福,他们夫妻恩爱,鸾凤齐鸣,成为婚恋美谈。在这些神仙伴侣的队伍里,但愿也有你我的身影。

嫁给幸福,是每个人的美好愿望,能不能心想事成,则要看各人的修为和努力。如果你有睿智的眼光,过人的勇气,你有坚韧的毅力,非凡的才华,就一定会成功嫁给幸福,与幸福形影相伴,比翼双飞,与幸福相濡以沫,地老天荒!